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十二月癸丑朔詔高遵裕自去月丁酉後未  
有奏報不聞軍前攻戰次第令鄧繼宣厚以金帛募勇  
士齎書間道走軍前取報及體探見今措置次第以聞  
仍移文與潘定劉僅等亦令選募或差人展轉往探伺

及承接文字轉遞前來 是日林廣軍次阿徐池

并入前月

二十七日又此月

十八日當并此

甲寅知諫院朱服言伏見在京發解禮部試進士隨所  
通經以十分為率而取之自今考試乞以義理文辭為

高下去留罷分經均取之法

朱本刪去云無施行

詔環慶涇原

行營回師將入塞令李憲苗授更不往並歸本路撫定  
所分地

乙卯詔前淮南東路提點刑獄金部員外郎范百祿通

判揚州太子中舍傅宸簽書判官邵光林旦陳奉古各展磨勘二年右班殿直張歲閏罰銅二斤歲閏監高邨縣樊良鎮稅有市易司經稅饒潤竹木過鎮更稅之百祿再委宸等定奪稱合盡稅市易司提舉張次元言百祿等意在沮壞市易法故也詔諸路大軍出界雖各有斬獲賊級克復城寨今並回師入寨然興靈未拔賊之根本猶存既經討蕩賊必謀報須當預圖制其侵寇及向去可以破滅之計令諸路經畧使與出界帥領同

轉運司官據昨入賊界見聞利害共議將來攻守長策以聞毋得互有形迹或但為空言致朝廷不見事實

盧秉言鎮戎軍熙寧等寨申靈州河水圍城官軍去城一里累土囊成隄約二丈靈州城高三丈盡以氈裹水沃之大軍糧盡人皆四散漢蕃兵投靈州者甚衆

丙辰刑部言福建路轉運使賈青判官王子京提點刑獄間邱孝直舉劾沙縣令施間等枉法自盜委泉州簽判范伯玉同鞠青等奏伯玉翻變施間情節從輕放罪

人出外結託情弊意欲出逐人罪已先衝替今南劍州

再劾伯玉皆無前罪詔令賈青等分析以聞

其後青等以赦免伯

玉亦改  
為差替

上曰監司朝廷耳目案劾官吏尤在詳審每一

制獄連逮者衆窮冬盛夏寧無冤濫苟有不當亦不可

輕捨庶有所懲也

樞密院言近累據种諤奏斬獲首

級逐時所奏人數不多慮以軍前逃逸人夫蕃部及在  
路死亡之人取首為數以希功賞詔令种諤指揮諸將  
嚴約束士卒除討殺殘黨外不得以軍前逃逸及道路

死亡之人斫取首級及令种諤凡有斬級子細驗認  
詔三路保甲每都保旗上並建州府縣名所載禽獸等  
物可依先降指揮次序圖識令提舉保甲司製造

丁巳詔李憲大軍已入並邊西歸芻糧自可於所由倉  
場勘給元隨行人夫顯為無用百姓轉餉日久若不亟  
使休息必妨異時準用爾速相度牒轉運司除委的須  
賴為使之人餘並放散各令寧家

戊午詔聞陝西諸路川軍自邊逃來廂禁軍漢蕃弓箭

手蕃兵義勇保甲人夫等其衆雖已勝諭令自陳尚慮  
諸處不能究宣恩詔致逃散之人未敢出首永興軍路  
委安撫使呂大防鄜延路委權陝西路都轉運使李承  
之環慶路委權管勾陝西轉運使錢勰涇原路委永興  
秦鳳等路提點刑獄李寧熙河秦鳳路委秦鳳等路提  
點刑獄杜常指揮轄下州軍開導詔旨招撫限一月許  
令自首免罪廂禁軍令納器甲復本營義勇保甲人夫  
等聽歸所屬 高遵裕言大軍徑趨靈州會合兩路兵



至城下自丁亥併力攻擊緣靈州城廣濶守禦備具近  
城賊兵萬數不少日夕與諸將分頭竭力且攻且戰雖  
屢獲首級然獨堅城未下至庚子十一月十八日賊決黃河水  
浸營難以駐留兩路轉運司元計置一月糧草合大兵  
出界一月以羌人於清遠軍韋州鳴沙川烽火平以來  
多出兵邀擊糧道驛遞不通彭孫兵護涇原捐運糧草  
為賊抄畧諸軍闕食士有饑色今若不統領大兵先討  
除抄畧之寇使道路通快然後攻取即恐官軍坐致疲

敝加以冬寒日甚別致生事臣已與兩路總管將副等  
議定統兵通活道路迎接糧草 環慶路轉運司言涇

原環慶兩路兵進攻靈州不下兩值大風夜寒凍死及  
殺傷士卒不少靈州繞城舊有黃河分水大渠三重及  
溝澮縱橫貫注水所溉田約二十里前大軍經過渠皆  
乾涸自庚子賊決河水渠漸盈溢寨地卑下勢將淪浸  
高遵裕已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領大軍離城下即有賊馬出  
沒邀截至午過一渠人馬涉水至酉再過大渠雖有小

橋人馬壅併亦須涉水其後涇原兵遇夜止在渠北與

中軍隔渠下寨壬寅

十一月二十日

賊追及後軍接戰兩渠間

水浸及寒凍人馬頗有死者申時至南州下營遵裕以

涇原再運糧草金帛至南州為賊抄畧幾盡環慶再遣

夫糧及境亦以道路艱阻餽運不接見領全軍通道應

接糧草

據范純粹奏議十一月一日純粹已準朝旨往來計置環慶路餽運純粹固嘗隨軍入界矣此

奏當是純粹及李察同上也具注此月十一日

廊延路行營經畧司言本司

收復橫山一帶州寨已隨事經畫委官權管勾所須兵

馬見亦據逐處事勢差發詔沈括據軍前走馬承受言  
經畧司差定漢蕃兵馬前去銀州防守事勘會本州雖  
名為州而城守之具百無一有既非可制賊死命之所  
又非為進攻巢穴之漸徒縻軍馬守之安用顯是全不  
計校向去得失確的利害止欲成就拓土虛名況士卒  
久罹凍餒人心厭怠之際尤宜乘時休息以待將來成  
計大用可急移文种諤仰除米脂細浮圖或招降下吳  
堡義合係有守具去處須差人守把外餘未得差兵前

去止依近降指揮一切放歸諸城寨易得糧草去處候

犒設訖熟令歇泊

十一月十八日庚子并此月二十四日丙子明年正月六日戊子可并

李憲乞暫赴闕稟攻討策詔令士卒凍殍之餘民力

疲曳之後若非乘時充養其氣亟休息之則異時賊據忿而來準何禦得爾宜究心安撫全補之以待他日之用邊務當稟者且附遞覲縷以聞

己未河東都轉運司言已牒王中正候張世矩到本路即軍中械送府州繫獄差府州通判錢暎勘劾上批世

矩見將兵轉運司如此諠露深慮本人憂畏反側不便  
可速降指揮云世矩雖狂妄陳述緣昨宥州破賊功最  
多特許他日以功贖過前降指揮更不行  
十一月二十日世矩云云  
上批高遵裕行營已至並邊王中正兵不須往令納近  
降宣命依前詔迤邐歸本路种諤準此

庚申詔涇原盧秉據環慶路行營奏本路兵逃亡不少  
幾是全軍潰散及云兵衆散言我曹不憚進戰止憂餓  
死此乃大段闕食及聞將官使臣等傷中亦多卿可速

遣人招呼以朝旨赦罪依舊收管便令復營及戶族安  
存歇泊未得別有團結人支米一石 都提舉市易司  
賈青乞於新舊城內外置四抵當所委官專管勾罷市  
易上界等處抵當以便內外民戶從之 高遵裕言回  
軍漸至界首權於極邊分屯以安反側願少寬臣罪使  
暫入朝別議攻討詔高遵裕行營以師老食盡知難久  
留退軍南來未為深罪當且疚心全葺罷弊安撫士衆  
以圖後効未可赴闕如有急切邊務以驛書聞候軍馬

整治舉事有期當有召命 詔環慶涇原路行營兵元  
未經王中正喝賜並賜特支錢先逃亡緣招撫到乃至  
即不支

辛酉環慶路行營經畧都總管司言涇原路出界正兵  
及漢蕃弓箭手共五萬一千六十人馬五千七百八十  
二匹除逃散外見管一萬三千四十八人馬三千一百  
九十五匹 是日劉昌祚姚麟葉康直等還至渭州

十

日  
奏



癸亥詔三省諸案宜並稱房環慶路轉運司言大軍  
攻靈州半月頻經寒凍自離靈州日有賊兵追襲為賊  
傷殺十過二三士卒乃敢攘奪公私之物至剝取軍員  
衣服生理擄之并自去巾櫛辮髮詐為蕃兵追奪財物  
軍器什物棄毀滿野多燒斃年以造飯槍桿弩椿箭筈  
彭排之類皆以充薪所持兵刃則以採柴木無不鉅缺  
凡此皆屬軍政本司不當侵預不敢便施行若不密奏  
則緘默之罪恐難逃遁又言伏聞朝廷下高遵裕領環

慶涇原兩路兵退歸並邊別議措置竊見遵裕識慮昏  
淺動失事幾喜怒輕肆賞罰謬濫凡有功將佐多遭摧  
沮士心不伏昨深入賊境全不肯痛行討蕩仍節制將  
士遇賊接戰限定步數不許追擊有過所限遂遭庭辱  
欲行軍法緣西賊戰鬪兵勢稍沮必即退遁既不許乘  
勝追擊於理無復大捷以致賊勢猖獗了無成功今若  
再委遵裕別議措置恐終不能上副朝廷責望之意

此月

六日已有環慶轉運司奏案環慶轉運副使李察判官  
范純粹也是月坐隨軍入界西賊抄掠糧草察降授承

事郎純粹降授宣德郎各權管勾轉運判官事純粹乞叙位察下有奏狀可考

甲子詔涇原路行營漢蕃兵今已入塞宜令劉昌祚等部領還本路分屯歇泊繕治器甲葺補衣裝安養士氣廊延路經畧司言準朝旨簡未嘗出界人兵盡以與王中正其諸城堡守禦頓闕若有警急須發義勇保甲守城慮逐州縣役使放散歇泊臨時有誤勾集欲乞令官司不得差雇占使違者以乏軍興論從之

乙丑詔宣慶使宣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李憲自出界

討賊收復地土皆有功捷賜銀絹各二千降敕獎諭別

聽恩命

明年六月五日

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

師出無功上諭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於是固又言  
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獨  
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要不可赦乞誅之不從

丙寅龍圖閣直學士曾布知慶州

四年六月十四日自蔡移成德五年十月

丁母憂此並不入長編

詔熙河蘭州西使城今已修葺戍守其

間有須增置堡寨通接道路令經制司相度施行外其

以東地分即未得別展托昨降鄜延麟府路行營經畧  
措置司依圖畫地分清蕩河南今靈州既未下其指揮  
並未得施行且令休息團結士馬別聽朝旨具麟府路  
措置司軍馬委王中正相度分遣近裏有糧草處歇泊  
以備呼使中正軍多募京師諸衛禁旅不置將校最無  
紀律亦無戰功惟入宥州縱火又自尊大侮辱官吏不  
恤士卒凍餓死者最甚

中正軍多募諸衛以下朱本並削去今依新本復存之

權環慶路經畧司事胡宗回言昨起本路義勇保甲赴

環慶州等處守禦今大軍已回乞放令歇泊詔依所奏  
涇原路準此并再下兩路轉運司應役夫及百姓指揮  
到盡放散 詔李憲以見領職事權交割與苗授量帶  
官吏速乘遞馬由便道往環慶路博謀將吏具官軍昨  
攻取靈州得失所以及今改圖詳悉方畧籌策條畫并  
經過涇原恐有利害亦可詢講親齎赴闕論奏

二十二  
日憲放

罪

丁卯案閱廣南東路團結諸軍所奏體量知廣州陳繹

役使團結兵級五百餘人治廨舍及發諸縣槍手於城中濬河築隄日役千人既非城池又不繫公私利害盛冬興役劾罪以聞詔岷州團練使高遵裕帥涇原環慶之師攻取靈州無功及不能討殺外援賊黨并節制涇原致師人逃潰降為西上閣門使就差知房州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劉昌祚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姚麟戰兵弓箭手逃潰數多各降三官並就差為永興軍路鈐轄內藏庫使忠州刺史彭孫護糧草為賊抄劫不

能禦敵致軍食乏貸死為東頭供奉官熙河路準備差

使尋添差金州監當令涇原路差人監伴前去

昌祚墓誌云為

永興鈴轄尋有旨止行復涇原鈴轄據密院時政

記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昌祚麟並改涇原鈴轄廊

延路經畧副使种諤言回軍至塞門寨差崇班宋玠提

舉修完已畢權委侍禁賈昌運唐宗壽依奏差候滿二

年令本路經畧司保明聞奏與遷官酬獎宋玠減磨勘

二年 詔尚書都省彈奏六察御史糾劾不當事

戊辰賜承議郎知將作監丞吳處厚銀絹及使臣吏人



銀絹有差以繫滑州浮橋畢推恩也上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也

九月丙戌

浮橋壞

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廊延路經畧副使權副

總管种諤為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遣中使賜貂裘一銀絹各二千种諤言蒙畫下所分地內

城壘粗全舊屬漢郡有銀夏宥州包據橫山今且修築

次第條一并地圖遣子右班殿直書寫機密文字朴赴  
闕投進詔种諤前後收復近邊城寨有守具可以保據  
並依已降指揮外休息士馬別聽處分以朴為閤門祇  
候令齎詔以往 詔陝西河東諸路出界軍馬各已還  
塞深慮西賊以我軍遠出之後急欲休息反出不意驟  
來奔衝則經畧司自當任責賊界動靜及人馬嘯聚所  
在正要體探的實以為隄備日近諸路並無探報事委  
逐路經畧司選刺事得力之人厚與金帛務令深入仍

措置督責緣邊城寨守把大小使臣內至帥府日夜部勒兵馬嚴作守拒不管緩急勿失枝備落賊姦便詔馬中胡宗哲以運糧不繼有妨進討已令權發遣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杜常依前降朝旨枷項取勘可依趙咸等例特與免枷止令在外承勘仍並罷職事

己巳高麗進奉使崔思齊副使李子威等百三十五人見賜物有差朝散大夫賈青言準朝旨下朱初平奏令臣相度新建徽誠州乞招納元屬溪峒地分道路以

至地里遠近並附入州縣圖籍令縣邑城寨常切開廣  
於新城地買官田及許百姓置田其少牛具種糧之類  
聽結保赴官借貸乞並如初平所奏從之 詔諸行營

將帥並已還任其經畧安撫都總管司職事並各依舊  
毋得獨有行遣諸路軍馬既已還塞應緣行營所增置  
事務官屬並減罷如要切合存留者以聞 宣慶使宣

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李憲為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  
既與所賜銀絹皆寢之憲以賊巢未覆烽埃未寧力辭

故也明年六月乙卯乃下

憲辭恩命據密記五年六月五日所書今附此

馬

軍都虞候昌州刺史苗授為沂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

詔涇原路經畧司具彭孫所領兵及裹護人夫若干

傷折逃亡各若干以聞彭孫降官候具到取旨

彭孫丁卯日責

官

太中大夫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孫桷卒

庚午賜瀘州行營諸軍特支錢

詔廣西經畧司指揮

自今有賜安南詔命令欽州關報本道候遣人至界首

迎接乃得付之

太宗正司言宗室有過名乞比附外

官除落詔禮房比外官年限輕重立法 林廣之駐軍

阿徐池

十二月一日

乞弟遣人投書求降廣納之及軍次落

婆遠越三日廣復令乞弟所遣蠻奴阿義阿生同往諭

乞弟乞弟又遣人納降書翌日乞弟又遣其叔阿汝獻

馬五十匹請退軍廣隨阿汝所指擊鼓退四將行營於

後山然實扼賊歸路乞弟又請不解甲廣策其有異謀

為除阜為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辛未乞弟擁千人

稱降廣從十數卒出軍壘以待之乞弟伏弩氊裘下猶

豫不肯前謝恩廣即發伏擊之賊大奔潰斬阿汝及酋  
豪二十八人効三百餘級獲馬鎧仗及乞弟父子所授  
告敕歸徠州印納江有二橋乞弟弟阿字乘乞弟馬渡  
上橋王光祖父子追迫墜水斬之軍中以為乞弟爭其

尸得金絡項條脫者以故乞弟得徑下橋跳去

新紀書  
辛未日

廣破乞弟于納  
江舊紀不書

癸酉相視檢計黃河隄防舒亶言詳李立之所乞小吳  
決口以下舊河見管物料榆柳差使臣等巡防又乞相

州漳河增置安陽埽今詳舊河已棄廢虛占使臣兵級  
乞下轉運司令府州縣以待都水監給用其地遠難運  
委轉運司賣之以錢應副河防安陽埽當增置並從之  
高麗國王與二府親王書詔親王二府土物令受而  
不答止以書謝應臣僚答高麗國王書差著作郎林希  
具草進呈送御書院以精紙寫付使人回 滑州言新  
作遼使驛已題為武成詔改為通津

甲戌詔今措置河北糴便司修倉司限三年畢

二月十日可



考

侍御史知雜事滿中行奏應今後見任官不許陳

請分司已分司者候滿二年並勒停放罷詔見分司官

三年罷今後更不許分司

此據大觀二年三月三日敕增入實錄在戊辰紹聖二年

五月二十二日郭知章又言大觀二年三月二日著為令

夔州路轉運判官席汝

明言招到義軍指揮使菊曩二捕獲射殺魏從草賊木

八乞優賞之詔以為三班借職仍候獲木琴大等與轉

奉職充夷界巡檢

八月二十七日又五年七月十六日又六年閏六月四日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乞差蘭州官詔以四方館使熙河

路副總管兼知河州李浩知蘭州候修會州畢差充蘭  
會經畧安撫副使奉議郎孫路通判蘭州洛苑使兼閤  
門通事舍人王文郁宮苑使苗履為熙河路分兵官其  
西使城賜名定西城恭噶關康古堡楚隴城並改為寨  
時政記云恭噶關更不賜名恭噶關  
當考元豐六年改恭噶關作東關堡

李憲奏準朝旨

分析未得處分間便擅歸本路因依臣以糧草蹙迫不  
可久留遂迺遷迎接糧運乞加貸宥樞密院檢會已降  
指揮令李憲往環慶及涇原路博訪籌策詳講利害親

自齎執赴闕詔李憲力圖來效以贖今所得罪

已降指揮乃此

月十四日

又詔諸路兵皆已入塞歇泊所有昨歸順招降

捕獲西界蕃部等分處近便城寨慮其間或有姦詐反為內應或知官軍糧草措置次第逃逸為賊鄉導令逐路經畧司嚴責城寨使臣蕃官首領等常羈防覺察其首領已補職名人遇有差妄參以漢官

乙亥禪祭宰臣王珪等上表乞聽樂詔不允自是五表乃從之

丙子上批慈聖光獻宅持服從子朝參誦可同判軍器  
監評知審官西院誌勾當皇城司誘提點醴泉觀 河  
東路經畧司言巡檢張璨言西界吳堡寨內隔河呼云  
廊延第四將高鈴轄已收吳堡寨湏渡船一二艘以備  
轉遞文書詔河東轉運司廣為增置以備濟渡 詔將  
來再討西賊自涇原環慶擇使路趨靈州當于兵行之  
道兩旁築城堡約十五處置守具積糧草已差李承之  
為陝西路都轉運使兼提舉涇原環慶路軍湏等事其

以陝西諸州軍錢物及所出物并廊延環慶涇原秦鳳  
路分到諸司錢物移用計置修築凡城堡事出逐一  
分畫與葉康直范純粹李察各令速幹辦如用人夫未  
得調發先以聞

丁丑西天大天竺國僧伽羅伽多乞宣取所遊歷諸處畫  
名山百花圖及御馬等詔令于內東門司投進 上批  
司設吳氏先承事章惠皇太后自景祐初繼事太皇太  
后垂五十年可特進位尚宮

戊寅遼主遣寧昌軍節度使蕭福全太常少卿乾文閣  
待制鄭顥來賀正旦 詔沈括具行營入寨兵馬確的  
存亡實數以聞勿令諸將增損致誤朝廷賞卹 涇原  
路經畧司言右侍禁魯福隨彭孫至鳴沙川遇賊凡三  
戰重傷乞優賜推恩上批福臨難奮勇力戰重傷在使  
臣中實不可多得可授閣門祗候賜絹百匹庶可鼓勵  
士氣 詔李憲得所奏邊策善無以加爾不須往環慶  
涇原便攜此策赴闕守待相見面諭委曲憲言昨諸路

各以一道之師出界兵勢既分賊已熟見虛實將來再  
舉須合諸道兵攻其必救使之莫測若併兵一道則有  
數者之利如仍舊分路則利悉為害為今之策須于涇  
原會合併攻自熙寧寨進置堡障直抵鳴沙城以為駐  
兵之地如此則靈州不攻自拔河外賊巢必可撲滅緣  
鳴沙城西扼靈州口復據上游比臨大河與靈武對壘  
臣觀河南故地惟蘭會至靈州川原寬廣土脉膏腴今  
蘭州賊中害積悉經官軍開發所餘無幾今若扼其川

口據其上游併出銳兵討殺使左右前後不得耕穫則  
靈川一帶窖積既空復無歲望賊黨離析其為利一也  
自熙寧寨至鳴沙城約四百餘里可置十餘堡乘時進  
築則自天都以至會州悉在腹裏其間族落既有保護  
之勢必皆內附其為利二也北與靈武對壘直趨賊巢  
復已不遠兼興州素無城壁候冬深河凍審見賊形即  
出兵於靈州側擇其地利誘致賊衆併力除蕩然後乘  
勝分兵北趨靈武其為利三也臣觀廊延進攻每至結



覽雖稱克復其實一到而已蓋官軍既去賊黨躡蹤住坐與不討定其實無異若未拔興靈其環慶廊延克復之地雖亭障環列烽堠綦布亦難守禦緣兩處土多沙脉古稱旱海不可種藝修置城壘須近裏輦運朝廷方卹民力罷困如諸路併修堡寨不惟財力愈殫適更生患以是計之先于涇原進兵可以困賊其為利四也兼靈州以水溉田四向泥淹春夏不可進師秋冬之交地凍可行又城堅有備卒難攻拔臣以謂今圖必破興靈

之策先須計涇原錢帛芻粟復令河東鄜延環慶熙河  
四路揚聲進攻各選步兵一二萬騎兵五七十獨熙河  
選驍勇蕃兵五六十以備變號易服出賊不意其非行  
營兵馬亦令逐路團結常備出戰以為蕃休及緩急聲  
援其四路所選兵合涇原之師為十萬先是熙寧寨進  
攻築堡于沒烟口以誘賊臣度夏賊以涇原環慶之師  
無功必有輕侮之心如分兵合擊決可蕩平然後進至  
天都築堡接鳴沙城候河凍北渡以覆賊巢如此則可

往來摺運不須併起諸路夫役糧道無抄略之虞其為利五也臣自至石門觀兩路措置乖謬必知無補顧本司兵勢又難有功審度事幾須圖再舉遂以目覩利害畫為此策文墨不能盡陳乞許臣赴闕面受成算及悉言諸道進師之害先是憲將熙河秦鳳之師攻得蘭州及西使城上諸將功請築蘭州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詔憲據軍前事力修完為主兵之所併力河南諸郡而憲頓兵蘭州不進數以糧餉不繼船筏未備為言及涇

原環慶師老于靈州趣憲赴援又不能往既而諸路師潰歸上以憲蘭州有功釋勿誅使圖來效憲自以比諸路獨違七月庚寅約束乃陳再舉之策冀塞前罪上以爲然故令赴關

明年六月五日實錄乃書此云憲以去年十二月上再舉之策今多入詔憲赴

關後張舜民志劉昌祚墓云朝廷欲再舉自鎮戎軍葫蘆河川築十五堡傳靈武此云自熙河寨進築直抵鳴沙城地名不同當考熙寧寨在鎮戎軍北三十五里

庚辰詔諸班直上四軍毋得簡嘗有罪改配人

壬午置延州義合寨

是冬判河南府文彥博奏疏言臣聞昨來西師出界中輟而還將下師徒頗有饑凍潰散以礙人衆不行軍法今便欲再舉何以勵衆又運糧遠涉頗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沒必恐邊將懼罪不曾依實盡言議臣依違亦不敢明白敷奏老臣荷陛下恩深若又不言乃是負國伏望聖慈深察王師之舉必有邊將謀臣首開端緒不得詳審以誤大計伏望陛下察之若不深責無以勵後又言臣竊聞陝西用兵之後公私蓄積大抵殫耗丁

壯運糧從軍夏麥多不下種大兵雖還邊備不可輕弛  
切慮向去軍民糧食不充緩急無以計置謂宜講求漢  
唐故事水陸轉輸以備乏絕臣守藩當路近聞岐雍間  
粟麥之價今已騰踊若至春後必多流亡兼聞關陝人  
戶昨經調發應副軍期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  
亦皆覲望德音儻順青陽一霈恩宥因而有所蠲復或  
并及河東諸郡茲實陛下盛德之舉仍願亟詔諸郡申  
嚴斥堠專為守禦之備養威練卒振卹傷殘之民在今

之宜無以易此臣受恩至深慮有所及不敢自默又言  
近聞西師已還中外但知時暫歇泊而未有分屯解甲  
之旨人情憂疑皆慮王師必有再舉之計老臣受國恩  
深義同休戚齒髮如此無復覬望惟有區區欲報之意  
不能緘默輒為陛下言之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選拔  
將校訓齊師徒修治器械儲峙糗糧皆衆智所不及近  
世所未有比者夏人昏亂自致天討陛下赫然命將出  
師以伐有罪師行以來捷音屢上雖未能覆其巢穴繫

其君長而師行有紀所遇輒克羗人遁逃莫敢抗堂堂  
之鋒天威神武震懾四夷戰功之多近世未有然而數  
路進軍興動大衆彌歷累月餽輓不貲諸路之民疲于  
供給將士盡忠竭力為朝廷奮不顧身間關死亡衝冒  
寒苦備極勤勞臣以謂國威既已振矣將士之力亦已  
殫矣百姓供餽亦已竭矣為陛下今日之計正當勞徠  
將士安拊百姓噢咻其疾痛補完其瘡痍使得蘓息按  
甲養威以全前日之勝如此則外足以懲艾夷狄內足



以愛養軍民此宗社無疆之休也今若師徒暫還而復  
出士氣已衰而再鼓民力已困而調發復興諸路深入  
而轉餉益遠如此則師之勝敗恐未可知而前功或喪  
此天下之深憂也兼臣在洛中津遣陝西軍須不少亦  
聞陝西事體頗詳皆言百姓亦已流離菽粟之價騰踊  
今冬二麥多不下種將春農事方興又復調發不已必  
恐應副不前有誤大計臣而不言孰當言者伏望陛下  
以天下為度以蒼生為心不以盡敵然後為功亟詔班

師分屯諸路使朝廷恩威並行軍民和附以小羌昏亂  
如此可以坐待其滅亡矣臣不勝大願又聞陝西河東  
運糧人夫雖所費不貲而逃逸者甚衆至有部夫官亦  
逃竄恐無人敢子細奏陳兵志謂善用兵者役不再人  
糧不三載春秋戰國時用兵多在中夏故兵有因糧糧  
不遠載與今之餽運深入夷狄沙漠之地其勢不同易  
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以聖帝伐鬼方尚  
三年而克之理有不可急者又曰師貞丈人吉丈人嚴

莊之稱用之則吉小人勿用用則無功無功則有罪伏  
望陛下選擇將兵者如輕險而求僥倖之功者當勿用  
之臣年老眼昏勉力親書此劄子深懼不謹細伏望聖  
慈矜察兼不敢附遞恐漏洩不達謹遣臣長孫承事郎  
永世持詣通進司投進

答詔在明年二  
月二十五日

是歲置昌化軍感恩縣蘭州康古寨東關隴蘭二堡秦  
州大雨壞廬舍鳳翔府鳳階州饑河北水遣官振卹  
綱要是歲府界及三路上  
保丁數凡六十九萬有奇

朝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春正月癸未朔不受朝

戊子環慶路經畧司言涇原路第八將隊將李貴扇搖  
兵衆逃歸乞特行遣以懲後詔盧秉昨行營軍還逃歸  
之人情理巨蠹無若貴者及今根治不致已經釋罪之

人驚疑即具案以聞秉言貴情非巨蠹昨以出界兵將上下失律臣即權宜傳放罪指揮兼已奏得朝旨若更追劾恐致驚疑詔釋其罪

朱本刪去乞特行遣以懲後一句今從新本仍存之

京西路轉運判官唐義問言比聞多有陝西軍前亡卒首身乞降指揮招諭令隨所在自陳給券送歸所屬詔已降指揮令開封府界京東京西路軍前士卒因寒凍闕食逃歸者依陝西河東首限施行 廊延路經畧司乞以新收復米脂吳堡義合細浮圖塞門五寨地土招

置漢蕃弓箭手及春耕種其約束補職並用舊條從之

詔下吳堡義合等寨具  
去年十二月六日戊午

沈括又言新收五寨雖各據

地利險阻然守具未全糧儲露積人兵無所存庇欲於  
側近那廂軍三二千應副工作及指揮轉運司糧儲但  
輸安塞堡候城寨可守則移運從之 詔陝西諸路士  
卒軍前所犯並與放罪官司毋得詰問

己丑詔判都水監李立之凡為小吳決口所立隄防可  
案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并都大巡河使臣窠名無致

虛設官司橫潰兵夫物料

庚寅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錢藻卒上遣使視其家甚貧賜錢五十萬

辛卯命翰林學士李清臣權知貢舉知制誥舒亶侍御史知雜事滿中行權同知貢舉判司農寺天章閣待

制王居卿知太原府代王克臣也先是五路出師討夏賊無功王中正言經畧司姑息亡卒實誘之使無固志乃召克臣知東審官院改命居卿

克臣知審官乃甲午日今并書

詔

自今皇太后行幸百司儀衛宜依太皇太后萬歲日施行是日濟陽郡王曹佺告謝命坐對之涕泣撫諭良久詔王中正以自京及沿路選募軍馬悉付都總管司發來赴闕官屬除見充將副及合留充部隊將外有差遣歸本任餘並令隨赴闕錄左侍禁羅邁子昌嗣為奉職弟遜為借職攻米脂城中箭死也特封韓國大長公主女錢氏為宜春郡主

甲午詔自今母以大理寺官為試院官上批代州諸



寨踏成蹊徑二十有七處及瓶形寨地圖令河東經畧  
司指揮代州并準備提舉管勾開壕立堠官候北界來  
計會即自團山子鋪以西分水嶺脊依畫圖商量取直  
開立壕堠其向西踏成蹊徑處同行修治俱令依舊不  
得展縮

四年八月七日又十一月五日  
此月二十五日又一月六日

措置麟府路

軍馬司言自今逃走兵員乞許人告捕或斬級支賞不  
立首限從之 詔陝西河東緣邊事差辟官舊任處年  
滿替人未至並歸本路如替人已至除知州軍縣並額

外權置候年滿日罷如不願補填許所屬依減罷人例  
承差遣其知州軍縣人準此 安化軍留後魯國公贈  
鎮海軍節度使北海郡王宗肅卒

己亥太宗正司言宗室以高年抱疾恩許私家乘垂簾  
肩輿出入聞擁從猥多驕不可長欲乞許乘肩輿者量  
出踏引籠燭照夜毬得過兩對如有違犯從本司察舉  
從之 開封府界提點司言詔發十將赴熙河路費錢  
九萬七千餘緡乞權借咸平等縣封樁錢從之 詔陝

西集教場出等義勇保甲昨案閱官誤以馬步射弓相  
湏拍試其一藝應格者不得解發可再檢視元試弓弩  
一事應格即解赴闕 詔開封府界提點司聞知管城

縣陸宣職事不修體量事實以聞提點司初不按舉承

詔即言宣闇慢迂疎事多逋滯糾擿稽違數條以應詔

上批陸宣先衝替仍劾罪

朱本云初帝下提點司令案  
陸宣而提點司案故衝替仍

劾其罪前史官妄以為不棄但應  
詔而已皆涉詆誣刪去今從新本

太學言生員萬臯

等五人曾經屏斥未嘗叙雪而改名補試入學詔並斥

出學實殿一舉今後妄冒入學者徒一年 白虹貫日

兩紀並係

巳亥日

庚子河北都轉運使憲周輔乞應結糴封樁穀所收息

錢並令措置糴便司收從之 大宗正司請外任宗室

毋得造酒許於舊宮院尊長及近親處寄醞從之 詔

彊盜保甲教閱軍器者處死情輕奏裁竊盜箭二十隻

徒一年弓徒二年弩流三千里徒罪配五百里流罪配

千里獲竊盜保甲教閱軍器一人比二人推賞 詔差

諸班直百一十六人分與熙河環慶涇原路押隊 詔  
諸路戍兵逾期久未更代慮人情思歸守戍之人展一  
年為替限 權發遣涇原路轉運副使葉康直奏臣伏  
思兵勢貴聚而惡分莫若諸路並進相為犄角則賊兵  
易以殄滅等事權發遣環慶路轉運判官事李察奏攻  
取之計若先得橫山則山川險阻人馬族帳已失其所  
恃靈州雖存其實孤壘指日可下等事並詔留俟

此密記十

八日事  
今附見

辛丑降授西上閤門使知坊州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員外本州安置初詔曾布根究遵裕將下損折亡失命官吏卒鞍馬器甲及斬戮命官使臣未報而遵裕用軍失律多戮無辜事狀已明故有是命遵裕自謫籍上書言臣熙寧初獲對便殿嘗進橫山之議不幸种諤暴舉遂誤事機繼而王韶建議青唐久為秦亭之患每至防秋結連諸虜有窺蜀之心而轄氏鼎分有可乘之勢臣適當秦鳳兵行戍守古渭特蒙驅策與王韶上憑

聖算易武勝為鎮洮即領軍事既開河西又總兵制及景思立全軍覆沒臣在岷州新城有必陷之形帥府有不救之議而臣奮張死力粗振軍律復蒙拔置禁衛領帥熙河以臣不才數干吏議廢而復起常恐孤奉國恩今者以環慶之節將陛下天討之威以兩路軍馬破覆巢穴正在此舉而臣稽留天誅不副神武之畧罪當萬死然覆轍可以為後舉之戒臣得昧死言之昨至慶州精卒壯馬悉為林廣選去本路九將之兵老弱相半又

所得開封府界及京東西十一將逼期至軍困於道塗  
人氣未復一不勝也羣牧司所給新馬百匹中可戰者  
不過二三二不勝也大軍啓行器械未備師次授兵不  
暇簡閱甲冑重大弓弩堅強中下之軍皆不為用三不  
勝也李察計運寡謀多用驢畜前則窒軍行後則費營  
護四不勝也五路並入本出聖謨獨臣以環慶涇原之  
師直抵靈武而諸路之兵中路不進五不勝也又議者  
罪臣不能破賊外援力下東關蓋東關賊之餌兵軍法



勿食劉昌祚裨將也利在一戰臣主帥也務全三軍蓋  
靈州至東關四十里仍阻七級渠主客異勢難保萬全  
昌祚亦知利害如此今日特以偏詞藉口自計保全又  
李察以夫驢運糧而安行中軍未嘗親臨大寨夫衆都  
無部勒棄拋糧草望風遁歸因乘西賊奔衝並指為鈔  
畧之數初抵瀚海賊馬全至李察臨敵畏怯因失色指  
自言喪手及不知所乘馬之存亡突入中軍問漢兵敗  
未皆傳以為笑竊恐昌祚察輩偶以今日避禍得效不

改故態他日上誤國事故一為陛下言之遵裕所言西  
師不勝之形頗得事實然方師行時遵裕豈知而不  
先事極言倣倖一勝如忌昌祚成功不許其擊東關保  
聚致失因糧之利而滋賊勢則皆遵裕之罪然能聽裨  
將种診計冒法回軍粗保其衆有可稱者

朱本云遵裕敗事被謫言

多不實兼無施行合刪今依新本仍存之遵裕本傳云  
久之許從便居不知許從便居果在何時八年五月八  
日復官邵伯溫云云可考新舊紀並書高遵裕伐夏人失  
律擅殺無罪貶鄂州團練副使

癸卯詔河北路保甲司團結不及兩大保即分附鄰近

團教其山河隔絕去教處遠或每及兩大保以上許別置一團教場如隔河歷亭縣人戶即附武城縣團教陝西河東準此 廊延路轉運司言昨大軍出界差廂軍二百人驢六十頭赴京東第三將軍回止餘廂兵六人詔劾將副石舜臣宿壽以聞 詔緣軍興差借戶馬並給還死者依羣牧司賣馬上價給錢 詔沈括立功士卒依格不待朝命推賞者其亟施行訖奏所加賜絹仍須親視恐有雜惡及主者受賕蓋本路用兵以來累經

推賞人情久則生怠其下常得以伺隙作姦方今正宜  
督察不可怠於事始也又本路見守吳堡米脂義合細  
浮圖寨並據橫山地分聞山界部落家屬賊已放歸宜  
廣招納而未見措置次第卿可急經制也 雄州言準

涿州牒奉留守指揮準樞密院劄子以夏國遣使入朝  
稱為南朝無名起兵討伐不知事端指揮燕京留守司  
委涿州移牒雄州聞達南朝會問上批夏國主秉常見  
受本朝封爵昨以並邊部落來告秉常見為母黨囚辱

比令邊吏移問爭端其同惡首領專輒不報繼又引兵  
數萬侵犯邊界義當往征今彼以屢遭敗衄故遣使詭  
情陳露意在開惑想彼必已悉察今雄州具此移牒涿  
州虜人得此移遂不至 賜河北都轉運使集賢殿修  
撰蹇周輔轉運判官朝奉郎李南公銀絹二十五匹兩  
仍降勅書獎諭以提舉移建人使驛亭道路於人使未  
過界前畢備故也

甲辰詔三路集教大保長除教騎人兼習馬槍外其教

步弓弩兼習步槍其團教保丁依元降二分指揮教騎  
兼習馬槍四分教弓四分教弩如不堪教弩者即依開  
封府界勅教槍雖多不得過二分 詔就差諸路使臣

剗刷軍器京東路馮彝京西路謝裡荆湖路甘承立兩  
浙福建路鄭居簡淮南江南路胡忠順 詔除故柴宗

慶等八十六員負進奉馬價錢萬緡 侍御史知雜事

滿中行言元豐四年下半年終御史分察案合取旨更  
易詔字文昌齡領吏工案王祖道兵刑案豐稷戶禮案

降充永興軍路鈐轄劉昌祚姚麟並改充涇原路鈐轄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昌祚以涇原總管麟以副總管並降充永興軍路鈐轄今還為本路鈐轄

乙巳福建路轉運使賈青言准朝旨相度年額外增造龍鳳茶今度地力可以增造五七百斤仍乞如民間簡牙別造三二十斤入進詔增額外五百斤龍鳳各半別計綱進又言所乞造簡牙茶別製小龍團斤為四十餅不入龍腦從之 詔彭孫追供奉官趙福劾其怯懦走

回之罪斬訖奏福初隨涇原兵進討隸孫將下至靈州糧道斷絕中路逢賊躡戰大軍夜相失皆潰走盧秉奏已得旨放罪而福在秉幕下任事見孫不為禮孫因以惡語奏福在軍中不殺賊故也彭孫起於寇盜數年擢任將領以母老乞封一郡又乞弟鐸備荆南一將以奉親子傑擅以私書發馬遞孫自言願以功除過領士馬出界所亡十之八自上不及半在邊郡賣從軍在蜀時物又自言以犒軍恐為當職者所言上皆曲從其欲有



罪貸不問冀得其死力故也

朱本削去彭孫起於寇盜之下以為並前史官語今

依新本  
復存之

熙河都大經制司言奉朝旨根治報甘谷城

事不同情理勘會緣邊城寨探報前此亦多異同當在  
帥司審度虛實應接今止是甘谷城報事蕃部誤指地  
名即無情理若根治恐自今刺事人疑慮或失事機乞  
更不問又言近差康識行定西城一帶自通遠軍榆木  
坐接蘭州界通過四堡皆為控扼當先興功乞下經制  
邊防財用司應副並從之

二事朱本削  
去今從新本

翰林學士王

安禮言詳定渾儀官歐陽發言至道皇祐之器皆差而  
無據今造渾儀浮漏木樣準詔進呈及歐陽發具新器  
之變舊器之失臣等看詳除司天監浮漏踈謬不可用  
乞依新樣改造外至道皇祐之器及景表各有差繆欲  
依歐陽發條奏施行從之  
兩紀並書作  
新渾儀浮漏 提舉河北東  
西路保甲司言奉議郎簽書恩州觀察判官公事張損  
措置編排保甲場地率先辦集詔賜損緋章服令本司  
責以盡心職事任滿保明別與差使

丙午奉議郎黃降為監察御史裏行領察案代王祖道為言事官先是御史臺兵察案察呂惠卿前知延州違法遣禁軍齋毛段遺徐禧詔送大理寺惠卿時居母喪即具奏御史按劾不當又事在赦前御史意欲中傷大理亦有妨礙仍自列治邊勞効詔送本察及大理看詳於是御史大理各條上惠卿違法情狀詔惠卿特免勘餘令大理寺依前降指揮施行御史宇文昌齡言惠卿欺罔乞以所奏付有司考聽其罪明正典刑不報

實錄但云

御史臺大理寺條上前知延州呂惠卿違法遣禁軍齋毛段送徐禧詔惠卿免劾今據宇文昌齡集增修

承議郎集賢校理蔡承禧權發遣淮南路轉運副使承禧先為開封府推官因進對上面諭以向覽卿臺章甚合理道凡有所聞見宜密具章疏不可以不在其位而遂緘默也承禧因復上數十事多指摘時病留中不出

議者謂必復言職既而有此命

此據蘇頌所作承禧墓銘承禧與蔡延慶爭李

憲公事延慶罷開封事在元豐二年八月七日時承禧已為開封推官奏延慶不合避免狀稱六月三日對垂拱殿面奉聖旨令密進章疏然則密進章疏乃二年夏末事也呂惠卿家傳云承禧除淮南運副蓋執政欲令

承禧伺惠卿過失惠卿時居喪揚州即求避焉今附此  
元豐二年二月十七日承禧自府界改府推三年六月  
十七日遷府判四年三月六日兼帳司勾院磨勘司  
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出使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卒

詔開封府界諸路封樁禁軍闕額錢除三路外及淮浙  
江湖等路增剩鹽錢江西賣廣東鹽福建路賣鹽息錢  
並輸措置河北糴便司先借支內藏庫錢三十萬緡與  
河北糴便司以福建路鹽息還 詔在先朝時女真常  
至登州賣馬後聞女真馬行道徑已屬高麗隔絕歲久  
不至今朝廷與高麗遣使往還可降詔國王諭旨女真

如願以馬與中國為市宜許假道後女真卒不至

女真卒不

至據汪藻金盟本末增入

丁未代州言據瓶形寨申有北人欲於瓶形寨地壕堠盡處取直向東往團山子過往當令監押吉先說諭令回上批已嘗圖付代州候北人來立壕堠准此施行即是聽其過往今却約攔乃是全不曉事曲煩朝廷行遣

啓侮敵國宜令分析聽北人取直過往

四年八月七日又十一月五日

此月十二日又二十  
五日又二月六日

太常寺言開封人葉防言太常

寺大樂鼓吹兩局樂舞節奏不應古法送前同議樂楊  
傑看詳傑言防所言二事可行其言金奏不用晉鼓節  
金奏於經有據又言篳篥之制不合經禮乞因大禮雅  
飾更詳考改正從之以葉防為樂正

按宋史載樂志楊  
傑論葉防所言以

為非是且云其說  
難行與此互異

戊申詔文武散階除化外人依舊除授外餘並罷

三年九月

十七日丙子已并  
書此合重出之

客省副使知誠州謝麟言本州旁

近戶口或遠隸它州見有封疆不足城守乞增割戶口

山川并降屬縣名額詔沅州新修貫保托口小由豐山堡寨係控扼蠻蜚形勢之地宜以瀕渠河貫保寨為治所合置渠陽縣隸誠州仍以麟知沅州管勾沅州緣邊安撫公事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閤門通事舍人周士隆知誠州置兵馬監押職官司戶參軍各一員並令謝麟舉官一次誠州官任滿依沅州酬獎

己酉以四方館使熙河路總管李浩為熙河蘭會路安撫副使副總管兼知蘭州



辛亥知渭州朝請郎集賢殿修撰盧秉為朝奉大夫知  
潤州御史王祖道言秉近乞浙西一郡已除知潤州議  
者以秉班在常參朝廷擢委邊寄王師西討秉當一路  
之衝大兵啓行秉不能綏靖張皇役民晝夜城守道路  
傳以為笑秉之措置無狀衆所共知而秉方乞便郡廼  
更進秩應罰而遷何以懲勸不聽 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鳳州團練使使鄜延路經畧安撫副使种諤知渭州  
宣慶使宣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都大專切經制熙河

路邊防財利事李憲為涇原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四方  
館使知蘭州兼熙河蘭會路經畧安撫副使李浩兼權  
涇原路經畧安撫副使諤浩於制置司並用階級法

進士鍾傳為蘭州軍事推官涇原路安撫制置司管勾  
機宜文字以李憲奏充効用又言其從軍有功故擢之  
傳樂平人也 上批涇原路轉運副使葉康直權管勾

環慶路轉運判官公事李稷已令再上殿奏事候上殿  
畢限三日兼程赴任計會李承之幹辦軍須尋又促康

直先發

北據御集乃二十九日事今附見促康直先發事在二月五日今并書張堯民作葉康直神道

碑云五年夏再議靈州之舉欲自鎮戎軍熙寧寨築堡大小十五以傳靈武康直方計事在京神宗召康直面問所以康直力言其不可大體以公私財力因遣士氣疲敝之意且如十五堡大小相補每一堡計工十五萬是為工二百二十五萬食不在馬即於辰前自運籌策上為俛然久之若曰卿且與中書密院商量時宰主再舉之議見康直不說變色乃曰人皆謂可為而君獨以謂不可何也康直徐曰言可為者苟且面諛之人也異日舉事不卒將追罪面諛之人乎為復諸公身當其敵凡事貴制於未然毋使後悔也是時已遣李憲等之涇原開制置經畧使幕府調淮南京西役兵抵關中勢將必為即放朝辭遣歸本路既歸又率同事上言乞罷進築之舉有吳道純者本司勾當公事適在行熟見康直對上本末道純本利門子天資更險即迎為之說曰葉

某所以須索浩瀚者重難其事爾上即遣道純馳驛之  
涇原俾與公辯是非尋察知道純之為人亟止之涇原  
進築亦罷按密院時政記二月二日涇原轉運副使葉  
康直奏竊以大軍再行攻討修築城寨糧草材植最為  
大計欲乞早下諸路多刷廂軍前來等事詔令制置司  
相度那融差撥按此則康直亦奉行進築指揮矣舜民  
云云  
都提舉市易司賈青言市易既草去結保賒請

當考

之弊專以平準物價及金銀之類抵當誠為良法乞推  
抵當法行之畿縣從之 詔今再議西討种諤暫輟赴

涇原其新復城寨招降人口委沈括完葺照管若有疎  
虞當行軍法 權發遣熙河路經畧安撫都總管司公

事苗授言臣統領見在行營將佐等直趨靈州應援環慶涇原軍馬近準樞密院降到臣與李憲等奏議內樂士宣稱親見苗授奉宣聖旨據苗授稱人馬疲羸已分逐將歇泊看詳苗授未有行日竊念臣孤遠不才誤蒙朝廷獎擢昨以師行日久士卒疲羸不堪遠役兼兩路軍馬已還境上臣雖即時統率應援實動衆而無功遂具利害奏陳士宣軍中巨細無不詳知及朝廷再調軍馬更不卹軍事成敗惟是倚詔作威望風旨以固寵不

能以實上聞乃欲陷臣必死上賴天聽特寬誅戮竊恐  
緩急臨機沮壞如此不惟動搖人情必害大計臣職領  
方面所繫安危乞許迴避移臣別路上批軍中事樂士  
宣自當聞奏令苗授安心供職 沈括等言所奏舉文  
武官應有違礙並乞追差諸處不得占留上批本路使  
臣直追取仍以聞其餘並稟朝旨 詔三師三公宰相  
執政官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嘗任宰相者觀文殿大  
學士已上金毬文方團帶佩魚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

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

侍御仙花帶內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以上及

資政殿學士特班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

此年四月二十七日元祐

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紹聖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崇寧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年二月十三日大觀二年五月十七日當并考李德芻欽獻子云太宗製毬文笏頭方圓帶以魚袋賜文臣執政官罷免常服之祥符中趙安仁罷參政為散丞郎後除景靈宮使真宗命迂賜御仙花帶自後二府罷者學士散官通服此帶景祐中詔金帶曾經賜者許繫之宰相罷免並依舊服笏帶李迪自秘書監來朝除刑部侍郎服之仁宗朝嘗以賜張者李用和王貽永曹佺神宗朝宗室儀同三司皆賜王拱辰自宣徽使除西太一宮使辭日特賜之熙寧中馮京呂惠

卿罷政皆服黑帶佩魚元豐中元絳罷政神宗面命取  
荔枝帶賜服之章惇罷參政蒲宗孟罷左丞即服黑帶  
故事入兩府自黑帶卿賜金笏帶太宗朝例甚多祥符  
中張知白自待制為中丞而參政事天聖中姜遵自三  
司副使為諫議大夫副樞密元豐中蔡確自御史中丞  
直學士院為諫議大夫參政事即皆賜之景祐中李誥  
為知制誥衣緋出守荆南名為學士閣門用例賜金帶  
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慶厯中張友直為待  
制衣緋仁宗因宴坐見之命賜紫元豐中蔡京王震為  
中書舍人尚衣綠謝日皆賜緋震遷給事中例賜金帶  
始併賜三品服故事直學士以上賜金御仙花帶結銜  
皆云賜紫金魚帶而惟奉使館接伴始佩魚御仙之制  
久廢而皆作荔枝帶元豐中新官制始議學士侍郎以  
上服金帶尚書大資政翰林學士佩魚給事諫議舍人  
中丞非自學士除者服紅鞵犀帶佩魚時舒亶為給事  
中交結張誡一忽中旨易給事中丞服金帶而廢紅犀



之儀元祐中復罷給事金帶而不敢削中丞者故事特從官有服緋綠者中謝日多引賜服色近時並三省除日擬定降詔即賜是人主特恩移於執政矣內臣舊有管勾天章閣之類政和中擇三十人用事者改稱直睿思殿宣和殿及祇應人御佩魚按德芻所云多不實具注此當考網要是月詔淮西路始權鹽

欽定四庫全書卷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二月癸丑朔詔中書省面奉宣旨事別以黃紙書中書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省為畫黃受批降若覆請得旨及入熟狀得畫事別以黃紙亦書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省為錄黃樞密院準此惟以白紙

錄送面得旨者為錄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門下省被  
受錄黃畫黃錄白畫旨皆留為底詳校無舛繳奏得畫  
以黃紙書侍中侍郎給事中省審讀訖錄送尚書省施  
行三省被受勅旨及內降實封文書並注籍門下中書  
省執政官兼領尚書省先赴本省視事退赴尚書省中  
明及立條法並送尚書省議定上中書省半年一進頒  
下應速者先行應功賞並送所屬無定法者送司勳樞  
密院軍功不在此文武官三省樞密院各置具員中書

省非本省事舍人不書吏部擬注過門下省並侍中侍郎引驗訖奏候降奏尚書省若老疾不任事及於法有違者退送改注仍於奏鈔內貼事因進入六曹諸司官非議事不詣諸省及過別曹應立法事本曹議定關刑部覆定干酬賞者送司勲如無異議還送本曹赴都省議體大者集議議定上中書省樞密院事上本院吏部差注官團甲由都省上門下省有違法者退吏部以事因貼奏諸稱奏者有法式上門下省無法式上中書省

有別條者依本法邊防禁軍事並上樞密院應分六曹

寺監者為格候正官名日施行

舊紀書釐正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職事新紀

書頌三省樞密院六曹條例

詔陝西諸路應經出界死亡義勇保

甲人夫係本戶正身者與免夏秋二稅兩料提點開

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葉溫叟言諸縣夏稅輸納有期方

行倚閣續有旨令上三等納本色綠本色多絲綿紬絹

今已過時雖法許納錢而官估物價幾倍殆成空文詔

諸租絲綿布帛折納並依實直上價涇原路經界司

乞下買馬司買四千匹赴本路許買民馬相兼給諸軍從之  
詔慶州嘉禾寨以安疆為名 詔廊延路轉運司諸軍病羸隨軍出而不能歸者賜其家絹十匹

甲寅詔環慶路經畧司昨出界將領官所部兵除死事及因傷而死外會計亡失數如及二分追一官二分半二官三分半四官四分五官四分半六官免勒停差遣依舊其降官至奉職各罷將副差遣令曾布據出界時分隸將領官所部及失亡數并應奪官人名位以聞其

廊延涇原秦鳳熙河河東路取會亡失數準此 詔熙

河路洮河與黃河通接如可作蒙衝戰艦運糧濟兵令

李憲計度 兩浙路轉運司言知潤州鞠真卿海法專

威寮屬不得豫議及私遣衙校過揚州問市價諭市司

增價糶職田米納本州衙前李誠妹踰法先支重難錢

與李誠已遣官推治而真卿高亢苛暴吏民承其積威

莫敢訴仍恃年老意行不顧欲望罷真卿劾罪從之仍

衝替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漢自刺史有入為三

公者蓋重其任爾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徃徃多不得人則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謹擇

乙卯詔行營諸軍病死許子孫承填名糧軍員下當直長行曾經行營準此其人員安排子孫補本指揮右將虞候 詔涇原路轉運司築城及軍須並先本路計置闕或非所產令都轉運司應副 李憲言準勅差權涇原路經畧制置使其熙河路都大經制并節制秦鳳路軍馬合與不合依舊兼領陝西諸經畧轉運司合應副



本路兵馬軍須糧草其經畧使監司乞許臣彈劾以次當職官乞許臣一面遣官劾罪陝西河東見任文武官乞許臣不拘常制選委應副雖有違礙並即發遣如敢占留並科違制乞差近上禁軍一指揮為牙隊詔熙河經制並節制秦鳳路依舊兼令乞牙隊差神衛餘並依奏詔借撥茶場司錢四十萬緡付秦鳳經畧司市糧草裁造院言繡造儀鸞司什物欲依文思院繡扇例均與在京諸尼寺宮院詔三司除三院及下西川繡造

外募人承攬

丙辰文思使文州刺史內侍押班李舜舉為照管涇原  
路經畧制置司一行軍馬兼參議軍吏大事 權知開

封府王安禮言本府奏斷公案御史臺一例取索竊以  
公事已奉旨斷方更點檢於體不順欲乞自今不許取

索從之

并十五日

詔殿前馬步軍司軍前逃回首身人免

決嘗出界降料錢填開封府界京東西將下節級降長  
行仍押赴軍前宣効六軍分配車營致遠務東西密務

未嘗出界人並分配陝西五百里外內禁軍充本城宣  
効六軍充牢城 詔昨興師誅乞弟今既蕩平巢穴即

與禽捕乞弟同功其使臣軍兵等除留戍守外餘各遣  
歸林廣候措置新立堡寨畢回本任初廣失乞弟於納  
江去年十二月辛未也衆十萬皆無人色官吏噓嘿不  
能食乃令進寨追賊越七次白崖

二十五日丙子次白崖

又五

日壬午晦次老大人山山形皆刀劒立正月癸未朔上  
老大人山乙酉次黑崖丙戌過鷗飛不到山己丑乃至

歸徠州大小茅屋才百餘間乞弟所居則以木為之亦  
百餘間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凍墮指  
者十二三疾病死亡不可勝數往往取僵尸斲割食之  
留歸徠州四日求乞弟不獲麥文昞問廣軍事當何如  
廣曰已如朝旨蕩賊巢穴雖不獲元惡亦當班師待罪  
文昞乃出去年六月所受密詔云將來大兵深入討賊  
期在臬獲元惡如已能破其巢穴及城守要害雖未得  
乞弟萬一糧道不繼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曰天子

在九重明見萬里外乃定計班師癸巳發歸徠州循舊寨而還是月癸丑朔次江門廣與苗時中麥文昞輕騎同往樂共等處相視要害修築堡寨乃以樂共為城江門為寨梅令山席帽溪皆為堡西通消共寧遠安溪以達江門東於大洲壩置堡以通納溪包括上下底蓬褒等村悉居腹內皆時中及程之才初為韓存寶先事經畫者也廣之進寨追賊中軍皆四出獨留疲老三百餘人在寨暮夜刁斗無聲時中問廣何如廣曰既失賊當

就死不暇卹此耳時中曰公誤矣朝廷付公以十萬衆  
豈可同偏裨効一死為勇耶廣乃命止追者整軍而進  
又欲移兵討落世部索乞弟時中曰公帥十萬衆深入  
死地元惡既失豈可妄加無罪族帳為朝廷更生事耶  
要當圖此十萬衆生還計耳廣從其言自納江至歸徠  
州暴師四十餘日糧道不至乏絕時中之力居多時中書或  
移見六月十五日時中遷官時上老大人山平蠻錄在  
正月一日癸未次老大人山乃去年十二月壬午晦也  
實錄以次老大人山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庚辰舊紀書  
丙辰林廣平乞弟巢穴乞弟走軍不能前廣受密詔許

班師三軍歡呼曰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廣金師以還新紀削去

詔給涇原路經畧制

置司空名諸司使至內殿崇班勅告百東頭供奉官至三班奉職二百三班借職至殿侍軍大將劄子三百度僧牒紫衣師名勅百三司銀器二萬兩陝西買馬司馬千匹其應給輜重騾橐駝令致遠等務盡數起發少府監鑄蕃部本族巡檢銅朱記蕃部本族巡檢印氈帳錦袍金銀帶應賜物並豫給仍給兵幕千槍五千弓三千箭二十萬 詔李憲以十三日進發

丁巳命內藏庫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都大提舉修尚

書省

五月十三日癸巳新舊紀並書作尚書省當考

開封府言令文諸老幼

疾病犯罪而孤貧無以入贖者取保矜放本府日決獄  
訟應贖者多孤獨貧窮又無鄰保不免責廂巡狀以便  
取保之文自今乞從本府審察貧乏直行放免從之

開封府言左右廂收留罪人數多狴牢窄隘欲乞相度  
增展獄房添置鑰押下將作監責限一月了畢從之

勅榜曉諭陝西百姓等訪聞昨經西討調發丁夫隨軍



極為不易爾後邊事更不差夫出界令各安農業

此據朱本

以中書御筆修入墨本無之新本已修入六月五日乙卯合參照

戊午上批方今西邊用師未已其境內靈祠宜謹修崇以迎福祐西嶽廟踈弊及熙州東嶽廟昨官軍之出若有靈助可下呂大防苗授各選官增繕 詔殿前馬軍

司限外首身逃亡兵級其所亡衣甲并冒請食錢口食更不根究只劾逃亡罪以聞 河東經畧司言代州聞立壕堦約用役兵五百與北界分定地分若北界人夫

數多自合對行差撥一發開立若數少合用役兵比北

界人數差仍只於代州縣寨剗刷應副

正月十二日  
二十五日

已未上批葉康直計定運糧廂兵亡慮數十萬諸處役  
兵並權罷令諸路轉運司剗刷廂軍京東六千人京西  
三千人河北八千人河東五千人淮南六千人并令都  
水監刷黃汴河河清及客軍共萬三千人赴陝西團結  
廂軍河清等並隸涇原路制置司 詔承議郎天章閣  
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趙高落天章閣待制追兩官免勒

停知淮陽軍坐應副餽輓不如法及稽違朝旨也高絀  
知相州尋即潞州置劾還至隰州遇將趙宗本尚德王  
從亾其下凍餒聞再戍廊延皆謹判有棄甲而遁者自  
隰至潞三奏請亟存恤言尤危切所親憂之高曰吾寒  
生上擢近侍典方面當以死報若匿情誼譴可謂忠乎  
在河東上章凡二十四皆以兵擾民為言上意卒悟故  
責淮陽纔半歲復起舊紀書已未河東都轉運使趙高  
稽違朝命之軍興落天章閣待制  
知淮陽軍  
新紀不書  
提舉河北東西路保甲司言被水保甲乞

候歸業點擇詔隔水之人仍就近附教勿令往來費力  
飲食失時

庚申朝奉郎寶文閣侍制李承之承議郎董唐臣上編  
排鹽法承之賜銀絹各五十唐臣減磨勘一年

辛酉上批新判刑部何正臣自擢置朝廷以來未嘗踐  
履刑獄職任可改差判兵部兼知審官東院 詔董戩  
首領結凌死其朝辭物給其子董訥芝臨占增賜絹百  
匹

癸亥詔沈括聞本路近奏功狀第四將下頗有漏落有功之人人情甚不允貼今正用人之際功罪如此不明何以使人盡力前以种諤庇護初奏本將不敢申明今諤既離本路可以盡情伸吐卿可體問的確有功恩賞未當之人保明奏聞不得少有稽滯罷廣濟河輦運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於淮陽軍界計置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為名命朝奉郎張士澄都大提舉先是京東路轉運司言廣濟河用無源陂水常置壩以通漕歲

上供六十二萬石間一歲旱底著不行欲移人船於淮陽軍界上吳鎮下清河及南京穀熟寧陵會亭臨汴水共為倉三百楹從本司計置七十萬石上供置輦運司隸轉運司歲減船三百五十兵工二千七百綱官典三十三使臣十一為錢八萬二千緡下提點刑獄司案實以為如轉運司言京北排岸司沿廣濟河置故并罷之

七月二十日七年八月十九日  
元祐元年三月十九日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華陰郡王宗旦卒車駕臨奠輟視朝二日贈太

尉勝王謚恭孝聽以旌節牌印葬及葬又為輟朝喪終  
又詔曰宗旦嘗侍仁宗講讀其後典司宗籍十有六年  
畏法寡過已推恩諸子幼子右內率府副率仲暖可遷

右監門衛率府率

新紀書華陰郡王  
宗旦薨舊紀不書

李憲奏姚麟久

更邊任兼有材武乞除熙河蘭會路鈐轄於蘭州駐劄

如知蘭州李浩赴制置司即令麟權知蘭州從之

密記  
十一

日事麟改涇原鈐轄  
在正月二十二日

乙丑詔熙河路經畧都總管司至路分都監並加蘭會

二字

元祐四年八月己亥改會字為岷

詔李憲看詳軍中功優賞輕

者以開熙河經畧安撫司言定西城不住有賊馬殺畧商人巡邏戍卒并聞衙頭指揮不任入漢界任便却盜詔李憲羌人之性畏彊凌弱若不令守將相度機便却往酬殺將為憚怯啓侮不已則賊計得逞道路愈致艱虞可速與指揮

丙寅知延州龍圖閣待制沈括知永興軍龍圖閣待制呂大防並為龍圖閣直學士括本路出兵守安疆界應



副邊事有勞大防以鎮安所部協力邊事故也 詔河

北緣邊州軍保甲與兩輸戶連接者更不起教雖緣邊  
而無兩輸戶處不用此令 詔興州防禦使仲駢罰俸

一季坐非理燔灼人面也仲駢有妾騫始售其直數十  
萬間被酒灼敗其面因訴於官督歸其直知開封府王  
安禮曰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善姿首也今灼敗之  
則無能自鬻此與炮烙何異乃奏於上請勿復其直并  
厚譴之以為戒上曰仲駢魯王之裔席寵怙勢鮮克由

禮朕以近戚故每優假之比聞被按踉蹌如不容且相

戒毋敢犯卿今朕為卿罰其俸則過於受譴矣

此據王安禮行

狀增入行狀以仲駢為令駢誤也十一月二日當并此

丁卯詔武昌軍留後同知大宗正宗惠進封江夏郡王

知大宗正武勝軍留後宗晟同知大宗正

新紀書封宗惠為郡王舊

紀不書

詔昨遣師問罪夏國其西蕃董戡亦遣親信首

領部勒兵馬來濟軍威事功可紀董戡見議策勲其立

功首領亦當推賞委苗授遣人因般擦告諭董戡鄂特凌

古果莊 詔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共為一  
司隸涇原路制置司許奏舉勾當公事官一員準備差  
使使臣三員給公使錢千緡 詔官品卑而任職事官  
品高若議請減隔一等者聽從高品隔二品以上應議  
者請應請者減 史館修撰曾鞏言竊考舊史高句驪  
自朱蒙得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歷  
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歷中藏子德武  
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為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

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麗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佺佺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而立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名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佺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年

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徼所遣使方集  
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興  
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  
也其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  
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絲其興也自建始歟  
建之先已有興者歟自天聖至熙寧四年十三年之間  
而徼復見於中國其繼詢而立者歟豈其中間復自有  
繼詢者歟徼於詢為何屬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

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  
義來廷故能究知四夷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  
及此下畢仲衍仲衍以所與使人崔思齊李子威語來  
上其所知不詳於鞏所論著也所可紀者新羅百濟內  
亂王建遂合三韓易高氏姓誦於治為遠宗王徽詢之  
子也又云高氏聖歷元和間事皆有記錄三韓自有史  
元和中獻樂兩部蓋唐樂鄉樂也上曰蠻夷歸附中國  
者固亦不少如高麗其俗尚文其國主頗識禮義雖遠

在海外尊事中朝未嘗少懈朝廷賜予禮遇皆在諸國之右近日進伶人十數輩且云夷樂無足取者止欲潤色國史爾安燾等出使其國中館伴乃與上節人從庭下相揖蓋以其國主與燾均禮故也 御史臺言刑察

案於開封府取索公案本府稱已準朝旨奏決公案不許御史臺取索看詳公事未結案雖有人論訴不許取索已結案係奏斷本府又奏乞不許取索公案則是事在官司而所行稽違許人赴臺理訴乃為空文若訪聞

官司鍛鍊人罪出入刑名既無案卷則無從考察深恐  
六察之法文具實墮詔令開封府送公案與御史臺  
秦鳳路提點刑獄康識言熙河路四州軍弓箭手開拓  
之初所借牛種借助等錢及承地認欠之數近諸州軍  
依例檢舉督索緣逐人欠在軍前方此休養望令倚閣  
候歲豐日依料次送納詔與展限二年

已巳詔開封府六曹官任滿減磨勘一年 詳定編修  
諸司勅式所言國家大禮曰南郊曰明堂曰祫饗曰恭



謝曰籍田曰上廟號今若止以明堂祫饗南郊三事共為大禮式則恐包舉未盡兼明堂祫饗南郊難以并合一名須用舊文離修為式恭謝籍田歷年不講諸司案檢散亡今若此類大禮斟酌修定又緣典禮至重品式或有未具則奉行之際恐致廢闕抵牾以此未敢修擬詔恭謝籍田據文字可推考者修定詳定編修諸司勅式所言本朝每遇大禮皆循故事分使典領宰臣為大禮使兩制兩省分領四使今朝廷正官皆備乞更不

差五使從之

舊紀書已已釐大禮事於有司各共其職罷五使

上批諸保丁

合給弓弩未得周遍致萃於保正家看守妨占人丁聞甚苦之其團教保丁弓弩弦箭令軍器監依數疾速支足詔陝西弓箭手闕額人數疾速以本家少壯餘丁補填如無即於客戶內揀選刺充其陣亡該承替自如法近臣有言朝廷當力行節儉者上曰為政有道顧理財何如爾節儉非帝王之事也儉者家行而已故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諸侯儉不中禮猶見刺於詩為天

下者豈以節儉為能事哉

此據朱史朱史自注云以中書時政記修入不知近臣是

何姓名

當考

庚午詔沈括方用兵未艾正當愛惜財用其新復城寨尤宜百端省費乃可萬全保據無虞當無事時切勿妄增戍守兵馬一則傷財一則疲力今一方邊計悉責在卿一有關誤必正典刑凡事惻怛勿為推責便大之計詔朱崖軍生黎戶乞歸順其令張頴審計所宜不得生事詔廊延路經畧司聞緣邊防拓將下士卒頗有

逃歸者勘會是實嚴行收捕為首人陵遲處斬餘並斬  
訖具人數以聞 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下水空船私載  
大理寺引律不坐有害本司課利乞自今下水船私載  
者並依私載法從之

朱本削去云  
事小不書

癸酉曲赦梓州路諸州軍應緣瀘州軍事廂禁軍並與  
特支錢緣軍事工役人夫並放今年夏秋稅及一料役  
錢死事之家量與給賜本路及鄰路緣軍事被差及科  
配將佐士卒有功者及文武隨軍應副軍期有勞並保

明以聞其因傷不任征役者衣糧並全給若因戰亡沒及病死之家正兵及召募人有借請受并欠負主典少

欠損壞隨軍官物非侵盜並除放

十月丙寅可考舊紀書赦梓州路緣軍事

被役者蠲其稅賦新紀同

詔西蕃邈川首領西平軍節度押蕃落

等使董戩封武威郡王賜金束帶一銀器二千兩色絹紬三千匹歲增賜大綵五百匹角茶五千斤鄂特凌古為肅州團練使果莊甘州團練使森摩乾展伊州刺史各賜金束帶一銀器二百兩綵絹三百進奉使李察勒沁

廓州刺史增歲賜茶綵有差青宜結果莊止稱果莊阿

令骨稱阿里骨

新紀書封董戢為武威郡王舊紀不書

詔知樞密院門

下中書侍郎同知樞密院尚書左右丞為定班班次以

是為差 詔河東路提點刑獄承議郎集賢校理黃廉

降一官坐不按省本路諸司及朝廷所賜金帛數言去

歲出界所亡財用軍器兵夫不可勝計增事張皇奏乞

降進納宣勅及令民納粟釋罪也

四年十月十二日廉奏請云云廉行狀庭

堅作更當

考詳增入

開封府言永興秦鳳等路當行方田準朝

廷取稅賦最不均縣先行歲不過一縣若一州及五縣  
不得過兩縣緣府界十九縣比一州事體不同似此推  
行十年乃定請自今年歲方五縣送司農寺以為便民  
遂從之

乙亥分命輔臣祈雨 詔聞京西路多有河東陝西亡  
卒州縣官司皆不諱何可委本路監司專提舉所在搜  
捕依在京已斷法配本路開封府界差王得臣京西差  
馬琬仍降在京已斷配指揮 提舉河北隄防司言大

河自恩州臨清縣西傾側向東入御河衝刷河身深濬至恩州城下水行湍悍御河隄下閘不能吞伏水勢今相度欲趁河水未漲以前下手閉塞併歸大河詔如不礙漕運及灌注塘灤即依所奏施行

并三月二十七日

提舉

河北路保甲司言兩路團教場當用錢六十萬緡乞支闕額禁軍及耆戶長等役錢詔提舉保甲司具析文使名件以聞 廊延路經畧司言準朝旨涇原路制置司奏乞下諸路團結編排人馬並聽追呼起發廊延路土



兵弓箭手二萬五千內步人二萬騎五千蕃兵騎千合  
用馬萬匹本路馬數不足乞朝廷差發馬五千匹詔人  
兵依數起發內騎兵蕃兵各選有馬三千人餘闕馬人  
候到涇原路令制置司填又奏本路九將合用輜重人  
若許差義勇保甲即乞早降指揮及衣甲器械昨軍回  
亡失損壞極多朝廷給轉運司黑漆弓跳鎗弩各二萬  
衲襖萬四千旗五千乞輟起本路詔輜重人令涇原路  
制置司差發所乞軍器依奏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

相度通遠軍去定西城路為便乞自努扎堡以西隸通  
遠軍康古寨以北隸蘭州從之 張世矩乞不拘常制  
選有心力使臣代不得力巡檢從之 詔陝西諸路日  
者頻有西賊入寇宜令逐路經畧司嚴誠城守密伺賊  
馬所在悉行討戮即毋為輕易致落姦便

丙子承議郎集賢校理檢詳樞密院戶房刑房文字梁  
燾知宣州未行改京西路提點刑獄以上批燾可與一

東南監司差遣故也

上批據三月  
十三日御集

詔陝西逐路近頻

有西賊入界劫畧邊民委鄜延環慶秦鳳熙河蘭會路  
經畧司選兵將使臣度輕重大小隨宜讎復 詔前知  
澶州韓璫都水監丞張次山蘇液北外都水丞陳祐甫  
判都水監張唐民主簿李士良都水監勾當公事錢曜  
張元卿罰銅有差大小吳埽使臣各追一官勒停澶州  
通判幕職官臨河濮陽縣令佐並衝替本路監司劾罪  
以去歲河決不能救護提舉也 詔沈括聞西賊聚兵  
宥州聲言來塞門保安軍界應接投來南界山羌未知

虛實可於元管并新附屬羌中多方羈察勿致隱姦出入不意有害邊民 潁昌府言準朝旨應軍前逃亡人限一月自首免罪勘會至陝西路以東首者皆私越潼關或黃河法不許首詔能限內首者免越度關津罪

渤泥國遣使入貢

新紀書此依實錄舊紀附年末

知秦州呂公孺言

經畧司常平錢斛法以救恤屬蕃弓箭手之類今所存甚少望特權借提舉司錢斛相兼支俵仍展至三月詔權借錢斛五千貫石 岳州昭烈靈妃封孝靈妃以知

岳州李觀言靈妃羅氏女父為秦鐵官溺死尸不得女  
蹈水俱沒里民祀之後唐天成中已嘗冊贈故也

丁丑上手詔答文彥博曰自遠相見忽經兩年春暄卿  
比平安前繼閱所論關中事宜甚悉至誠惻怛之意非  
累朝心膂之臣憂國如家之深曷能惓惓如此寤寐忠  
嘉不忘乎懷朕涉道日淺昧於知人不能圖任將帥以  
天錫可乘之時上為祖宗殄滅一方世讎深用厚顏爰  
自六年還塞將士已憚勞黎民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復

可遠舉深入哉惟固境自全而已近特命於涇原制置者第使之城數亭障制虜衝軼耳非復有前日圖也所以張大其名若入討之為者蓋兵法有之用而示之不用不用固有示之用耳庶或可震之來威尊盟則朝廷因得復羈縻之也想卿有一體均休戚之誠諒已悉其措置大槩今因貽慶行故茲示諭彥博尋以劄子稱謝曰臣伏蒙聖恩以臣奏陳西事特令臣男貽慶特賜手詔一道并傳宣撫問者仰奉聖訓伏增感懼切念臣衰

老不才荷陛下恩禮之厚舉朝無比惟知竭盡忠懇粗  
伸補報昨以西夏擾邊王師伐罪雜羌既已退縮大兵  
尚屯邊徼師之善志允當則歸因是奏陳上千宸聽庶  
幾狂瞽粗裨萬一豈謂愚臣過計難窺陛下聖謨天機  
固深睿算默定基命宥密遠猷克壯乃生靈莫大之幸  
實宗社無窮之福加以睿光曲照上德兼容迂陋芻蕘  
亦被矜采臣無任感戴欣幸之至

此據文彙博集增入  
考博論關中事附四

年十二月末答詔最係要切不知史官何以不書當考六月五日並九月末可證此